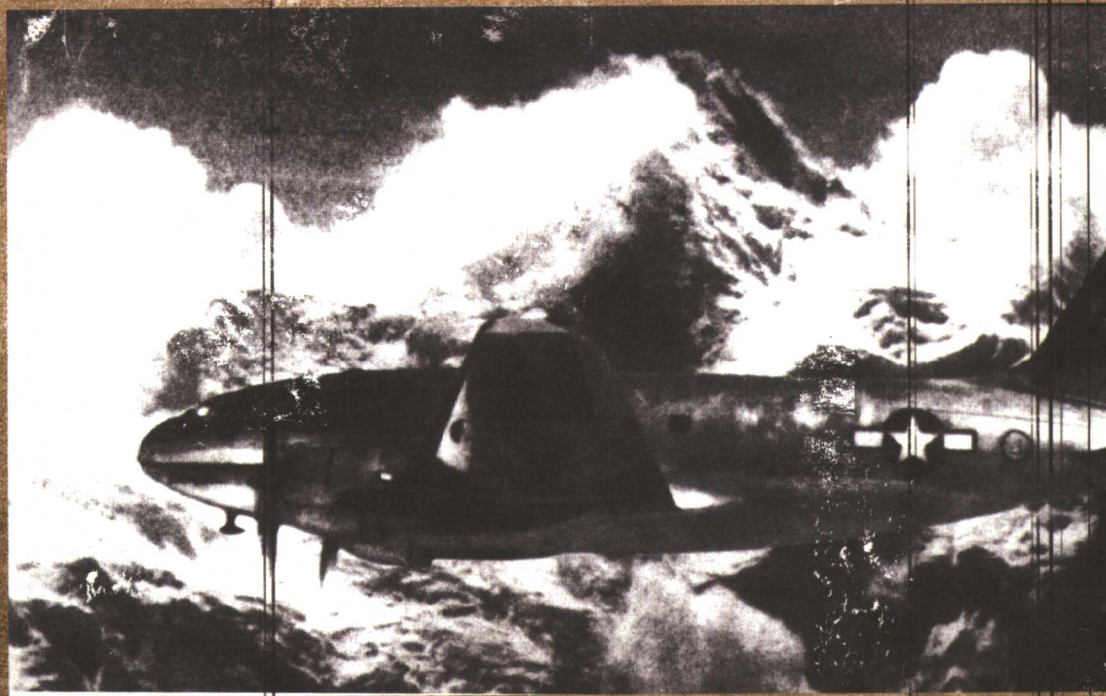


刘小童 著

FLYING THE HUMP

驼峰航线



人类航空史上最悲壮的一幕！
一段关于战争、勇气、友谊与飞翔的历史！

作家出版社



人类航空史上最悲壮的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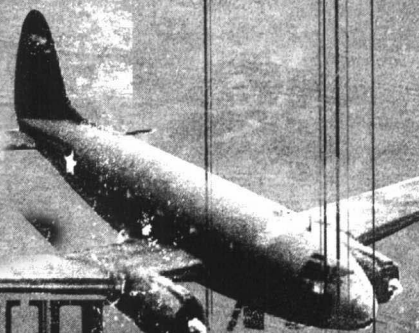
一段关于**战争** **友谊**与
勇气 **飞翔**
的历史

刘小童 著

作家出版社

FLYING THE HUNT

驼峰航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驼峰航线/刘小童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7
ISBN 7 - 5063 - 3351 - 1

I. 驼… II. 刘… III. 纪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3156 号

驼峰航线

作者: 刘小童

责任编辑: 启 天

特约编辑: 刘 颖

装帧设计: 李栋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 720 × 970 1/16

字数: 420 千

印张: 20

插页: 2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351 - 1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我和我的“驼峰航线”

……绵延千里、终年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山脉、横断山脉上空，5000 米高度。空中，雪花在强劲的西北风裹挟下，打着旋地横飘。茫茫的冰川雪峰之间，一架老式的螺旋桨飞机发出沉重的轰鸣，挣扎在这飘忽不定的升降气流中。一会儿，它忽地被托升起来；一会儿，它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快速下降。此时，强烈的下降气流如同一只看不见的魔爪用力把它向陡峭的雪峰压去，犬牙交错、如同钢锥一般的峰尖似乎随时都能刺破它那补丁摺补丁的机身，这架 C-47 现在遇到了比刚刚逃脱日本战机追杀还要严峻的挑战！尽管飞行员已经开足了发动机的马力，但在这变化莫测的狂风、骤雨、暴雪、浓雾和强劲的气流面前，这架 C-47 犹如一粒随风飘逐的微尘、一片飘弋在空中的小小落叶……

C-47 努力做着最后的挣扎，以延缓扑向冰峰的时间。蓦地，它的舱门洞开，随后，一件件物品被丢了出来……

油桶、弹药箱、药品盒、食品袋、黄金……

一切都犹如天女散花……

……

……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的“驼峰航线”。

那篇文章只有寥寥一千多字。

那篇文章还是发表在一本科普杂志中。

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在那个年代、那个岁月，曾有一群非常的英雄，用非常的胆略，飞越非常的“驼峰”！

那一年，我十四岁。

于是，从那时起，很多时候，当一天的喧嚣化为深夜的宁静之时，在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一架穿行在冰峰、雪山间的螺旋桨飞机，全力挣扎着飞出那个冰封雪崩、狂风暴雨的世界。

发动机声嘶力竭地咆哮的声音常常让我从睡梦中惊醒。

每每在睡梦中遇见此情此景，我只有一个感觉——悲壮！

于是，写那些穿越冰山雪峰间的飞机、写那些飞行员、写“驼峰航线”就成了一个渴望迅速成长少年的希冀。

光阴荏苒，当年那个十四岁少年已步入了中年，他开始了找寻少年时代常常让他夜不能寐的穿行在冰山雪峰之间的那些飞机之梦。

一连串的历史的谜团犹如驼峰航线中常常遇到的浓雾，使得我不知怎样迈开第一步，同时，也更使我坚定了寻找最后答案的决心！

如同老人说的那样，说不明白的“驼峰”竟整整用了我六年的时间。六年间，为了彻底解开迷踪一样的驼峰航线，我不停地在成都双流机场进进出出，奔波在各省市，穿行于海峡两岸三地之间。六年间，仅是登机牌，我就积攒了厚厚一摞，平摊开来，犹如赌场上的发牌……

所有的采访都是在极其艰难中进行的。

在历届政治运动中饱受苦难，那段历史或是在他们脑海中被冲刷、洗涤荡然无存或是不想再打开已尘封许久的记忆；多少次，很不容易让一个老人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但讲着讲着，一看见我拿出采访本、录音机，正说到兴头上的老人马上闭嘴。

谈话戛然而止。

于是，我在后来的采访中，从未再用过笔记本、录音机，所有的与“驼峰”相关之事件，全部储存在我的头脑中。

于是，就有了这部《驼峰航线》……

引子 “驼峰航线”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驼峰航线：

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熠熠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驼峰航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为抗击日军侵略，先后通过各种渠道保持和外界的联系，以便获得战略物资供应。但随着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部队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对外通道也被迫中断。到了1942年2月以后，日军转向缅甸发起全面进攻，切断滇缅公路，抗战中的中国到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境地——战略物资运不进来、出口物资运不出去。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中国政府决定打破日军的封锁开辟新的国际运输线。同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致电中国政府，同意开辟中印空中航线，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驼峰航线”。

经过勘察试飞，当时的航线只能从印度的萨地江、汀江再到中国的昆明、叙府（宜宾）、泸州、重庆等地。由于整条航路大部分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及横断山脉平均海拔6000米上空穿越，而当时最先进的飞机在满载情况下，最大飞行高度也不过是6000米，甚至还要更低，飞行艰险和飞行难度可想而知！由于要在起伏的连绵不断的山谷间穿行，无论是飞行线路还是所经过的地形都犹如骆驼的“驼背”，于是，“驼峰航线”由此得名。

在这个被称为“上帝的弃地”之地，“驼峰航线”又被飞行员们称之为死亡航线，它是“二战”期间，三条著名航线（阿拉斯加航线、北大西洋航线）中最具危险性的一条，飞行员们要在820公里（南线）和1150公里（北线）的航线上（由于南线经常遭受日本战斗机攻击，故飞行员们宁可绕远也要走北线，这就更增大了因恶劣气候所造成的困难和损失），要面对崇山峻岭、急流峡谷、强劲的升降气流和高空风，以及每年长达5个多月的雨、雾季节，加之受当时飞机性能所限，以及几乎毫无通讯、气象、导航保障，飞行员既要操纵飞机，又要时刻警惕日本战斗机攻击，“驼峰”飞行只能用两个字形容——悲壮！

从1942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几乎每天都有近100架飞机穿梭往返在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上空。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不分昼夜、24小时换人不换机地飞行。坠毁就坠毁，被日机击落就击落，谁能过去就过去。一架飞机，一直要飞到最后的坠毁！

“驼峰”空运几乎每天都要坠毁几架甚至十几架飞机，使中国航空公司和美国陆军航空兵第十航空联队付出高昂的代价！仅在1944年11月25日深夜，日军空袭，为防止遭受更大的损失，在云南境内的整个盟军和中国空军导航站奉命全部关闭，此时，在“驼峰”上空共有14架飞机（其中美军12架、中国航空公司2架），已经经历万险穿越“驼峰”的14架飞机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一侧到了竟然比穿越“驼峰”还要艰险的境地，导航站的关闭使这些飞机犹如盲人失去了手杖，14架飞机无一幸免，全部坠毁！

这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运。在长达3年多的艰苦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总共飞行了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双方总共参加人数有84000多人，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战斗人员33477人，更加坚定了中国四万万同胞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决心，为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这也是整个“二战”期间，中美两国付出最大代价的一条航线，在整个空运期间，单是美军一个拥有629架运输机的第十航空联队，就损失了563架飞机，而总共在这条航线上，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80%！而前前后后总共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先后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损失率50%！美国“驼峰”空运总指挥滕纳将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两个同盟国家间飞行，它的飞机损失率竟会超过对德国轰炸，这，就是驼峰航线！”

即便是现在，只要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如果沿着当年的航线飞行，会看到白雪皑皑的峡谷间闪烁着晶莹的亮点，这就是当年坠毁的飞机铝片反射阳光所致，所以“驼峰”又被称作“铝谷”！

1944

1942

自 序：我和我的“驼峰航线”	1
引 子：“驼峰航线”	1
第一章：四面楚歌、摇摇欲坠的中国	2
中国，血液即将流尽	
边战边退	
逃难，不仅仅只有军人	
第二章：狂轰滥炸	7
通天	
航空救国？	
跑警报之一	
跑警报之二	
第三章：哭泣的蓝天	12
4500：5500，不对称的“等式”	
长空泣血	
第四章：命悬一线	17
夹缝中的“中航”	
差点“丢”了委员长	
“中立”的美国：两面做“人”	
机长撂了“挑子”	
外战中的“内战”	

国
殇



AD196/03

1943

1945

第五章：抗战中的国民政府

26

一个来中国“考察农业”的美国人

罗斯福和他的“水龙带”

战争本身打的是经济实力

两条气若游丝的“小道”

断气

寻找通天之路

懵懂的一次飞行

勒在脖子上的，照样是一条细带

选择密之那

乞
求
通
天
之
路

第六章：马拉松式谈判“新航线”

42

关键人物一：宋子文和他的“备忘录”（一）

关键人物二：邦德的“真实”

关键人物三：闷闷做事的“老黄牛”黄宝贤

第七章：一记闷棍

49

撤退香港

飞行人物一：虎胆英雄，查尔斯·夏普

飞行人物二：孤雁，陈文宽

飞行人物三：快乐的冒险家，哈罗德·斯威顿

第八章：败退缅甸

58

如山倒的兵败

都是铮铮铁骨硬汉（一）

宋子文和他的“备忘录”（二）

都是铮铮铁骨硬汉（二）

十万火急：宋子文和他的“备忘录”（三）

还都乱着套

委员长再次坐到热锅上

最后的哀鸣

截
断
天
道

第九章：叩响飞天之路 74

逼出来的“驼峰航线”

走直线

焦急的陈纳德

继续乱

再寻他路

截击

飞北线

第十章：驼峰，驼峰！ 92

坠毁、坠毁！

飞行冰窖！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一：飞行天才——潘国定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二：“老实人”——陈文惠

死亡档案

绝地、绝境，彻底伤了元气！

奄奄一息的“中航”

杀出一条血路

飞越“驼峰”场景一：倒飞

飞越“驼峰”场景二：报告，他们在不丹上空

飞
天

第十一章：世界上最艰险、漫长的供应线 121

空海“联运”

招兵买马

初次过“驼峰”

第十二章：天地一线牵 133

繁忙的空港——达姆达姆

中转站、物资集散地——汀江

敢把行政院长托运的龙虾扔掉的人——一代英杰何凤元

第十三章：三个篱笆一根“桩”？ 142

三个男人“一台戏”

“飞虎”将军陈纳德

逼上梁山

飞越“驼峰”场景三：机长、副驾驶、报务员角色大互换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三：“兄弟连”——华斌、华祝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四：报务员陆元斌

战
争
流
水
线

第十四章：壮志凌云 153

超越时空

飞越“驼峰”场景四：“小钢炮”郭汉业“搭错车”

“空气袋”

“驼峰”魂——吴子丹和片马垭口失事的C—53

第十五章：地面大配送 164

“决胜”加尔各答

兢兢业业每一天

罢工（一）：搭“飞的”去上班

罢工（二）：大敌当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罢工”

第十六章：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 173

“驼峰”，岂止是三个女人的啜泣！

气质

“沙漠之花”

有你，我摔不了！

“死”而复生的黄焕元

一则“寻人广告”

“另类人物”——老“顽童”陈应明

第十七章：鲜为人知的美中美混合团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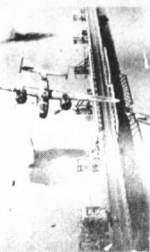
得到蒋委员长支持的“中国姑爷”

卡拉奇上空，一群年轻的鹰！

回家

自己给自己“输血”

天地情



第十八章：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203

绝境

魂断叙府

学生军

起飞

两个人的“世界”

飞越驼峰场景五：跑道上“拣”来的“副驾驶”

第十九章：一批没了，再上、再上！ 221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五：华人杰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六：温良恭俭让的副驾驶周柄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七：与一个老人的通信——硬汉邓重煌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八：捡起自己的“死亡证”——李宏揆

牵魂驼峰



第二十章：威廉·H·滕纳是员干将 234

渡运分队准将来到印中联队

本次航班将由滕纳将军担当机长

飞越驼峰场景六：与一个老人的通信——狂风暴雨之夜

飞越驼峰场景七：与詹姆斯的通信——第一次遭遇的雷暴雨

飞越驼峰场景八：与卡尔·H·弗雷特斯契的通信——我们度过风暴的一天

第二十一章：“驼峰”，生命之魂！ 248

都是铮铮铁骨硬汉（三）——“归家”

永无停止的争吵

场景一：缺口的饼子

场景二：楼梯上的靴子声、抽屉里的照片、消逝的飞机声

场景三：空房子

第二十二章：中美“大对撞” 255

“火锅”事件

美国人——纸老虎？

随意

看不惯（一）

看不惯（二）

第二十三章：最后的飞越 265

创纪录的 71042 吨

血幅·狗牌

生死天地间

1945 年 1 月 6 日那一场大风暴

走马灯般的“总经理”

不是最后的最后起飞

一条由白骨、铝片堆成的通道

尾 声 281

后 记 并非我一个人的《驼峰航线》 283

附录一 中国航空公司驼峰飞行牺牲人员名单 (1942-1945) 285

附录二 美国援华抗日航空烈士名单 (1931-1945) 287

绝地反攻



历史的记忆



如果用电影镜头来表现从 1840 年起的中国一百年近代史，画面的组成将会如下：一场接一场外患内乱的战争，炮火硝烟下流离失所的百姓，汇聚成河、缓缓流淌的鲜血，撕心裂肺中的哭声，流淌成瀑布一样的泪水！

毋庸置疑，这就是饱受煎熬的炎黄子孙和虽然富饶却备受欺凌的土地的最真实写照！

当把这组画面剪接到 1937 年的 7 月 7 日，接下来镜头就是一场势头更大、力量更凶猛、手段更残忍的苦难再次降临到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此时的中国，形同一位面容枯槁、正在苦难中呻吟挣扎的母亲，日本侵略者在她的肌体上烧杀淫掠已让她奄奄一息，她已经无力起身推掉身上那个肆意妄为的魔鬼！

西方的一位政客这样评论道：中国，更像一个正在被任意宰割、即将流尽最后一滴血液、却得不到丝毫相助、处于垂死的庄稼汉子！

记住，1937，中国即将流尽最后一滴鲜红的血液！



第一章 四面楚歌、摇摇欲坠的中国

中国，血液即将流尽

据说。

据说火星人来地球考察后，回去在报告中这样描述道：地球上的生物怪极了，他们矮矮的身子，行走时不停地发出低沉的鸣叫。一到夜间，两个眼睛射出长长的光柱。他们吃的食物是一种液体，身体里寄生的全是被称为人的细菌……

估计这个“外星人”是在那个叫做“美利坚”的地方的上空匆匆掠过，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他经过的是非洲的某个地方或是西亚的某片沙漠，他的报告中也许就会说地球上的生物长着长长的脖颈或者是背上隆起两个峰包……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外星人光临地球的时间肯定是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之后，甚至要离我们现在更近一点距离的日子。

起码，他闯入地球的时间，恰好是一个和平的年代。

假设，这个外星人是在 1941 年左右闯入地球并环绕一周，他将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

一个一片狼烟的地球。

一个正在浩劫中的地球。

一个被称为人的“细菌”陷入空前互相残杀的地球。

一个满目疮痍的地球。



人类，进入了第二次空前的自相残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无论是交战国家、伤残人员还是屠戮手段，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欧洲，日耳曼人在那个留有一撮小胡子的元首挥臂征召下，在数不清的轰炸机、驱逐机的掩护下，地面上一支支用坦克和大炮武装起来的看似可以摧毁一切意志的部队在整个欧洲横扫一切！此时，他们并没有满足，在敦克尔克把一路丢盔弃甲杂七杂八的几国部队追到海里狼狈逃窜。看着对手的狼狈情景，他们理所应当认为那个叫“大不列颠”的王国已成囊中之物，并漫不经心地把攻击的目光瞄准了那个盛产绅士的岛国，在准备用空中力量胁迫对方屈服的同时，又迫不及待地向着东部那片广袤的领土、那个有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称号的国家开战。

摩托化、机械化武装起来的部队照旧用“闪电战”方式开进，所向披靡，深入到最先头的部队，曾经看到过克里姆林宫高高的尖顶……

再假设，如果这个外星人环绕的地方恰好是在那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血管里流动着“炎黄”血液、被称为“中华”国度的上空，他将会看到：

一群群从一片孤岛上飘洋过海挑着旗子的矮小“细菌”，“八格牙路”地一路嚎叫着践踏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他们只有区区的几十万人，却可以一路烧杀掠抢，在这片广袤的、有着四万万质朴的民众的土地上肆意妄为，犹入无人之境……

纵看，自1840年以后的一百年中国近代史，除了打、杀、抢、掠，在几代人的记忆中，很难再找到让人有“春风拂面”、“阳光明媚”之快乐的日子，哪怕只有几天的时间。

外强来了，打不过人家，就是割地赔款，好不容易把诸强们哄好了，“内战”又开始进行——大大小小的草头王们悉数粉墨登场。

就不知道这些“王”们在列强跑到中国来割地赔款、在李鸿章摇摆着风烛残年随时都要倒下去的身躯，还得马不停蹄地为朝廷签下一个又一个“条约”的时候，他们，这些“王”们，都去了哪里？

手中拿杆枪就可以占山为王似乎是中国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从梁山好汉到后来打家劫舍的土匪，莫不以此为通途。一旦为“王”成功，接下来注定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大打出手：招兵买马、烧杀掠抢、占地盘、相互杀戮，今天你归顺我，明天我降服他。

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从来都是多灾多难！很多老人回忆起往事，都说，打从记事儿起，就从来没有看见过消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

时光转眼流逝到了1937年，随着宛平城里打响了抗日“七七事变”的第一枪，从“皇姑屯”事件算起，一场反抗侵略者的战争正式打响。

可一切哪有那么简单啊。

边战边退

“单打一”、“老套筒”、“毛瑟”、“汉阳造”、“三八大盖儿”、“民团土枪”、“鸟铳”、大刀、长矛……单从武器配置上，这哪像是一个成建制的军队，简直连民团都不如。

有一首歌唱得挺让人热血沸腾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如果时光可以倒流，退回冷兵器时代，闪烁着寒光的刀锋、刀刃确实让人不寒而栗，但时光已进入热兵器时代，面对日本人坚船利炮，再高举大刀冲向敌阵，那肯定是无奈之举。

“淞沪保卫战”中，我们的官兵就是手持大刀冲向敌阵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日军逼近长城沿线，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只能以大刀为主要武器和日本人展开“近战”。

抗战爆发后，广东女子师范学院慰问 29 军全体将士，感动万分的士兵们实在拿不出什么招待这些女孩子，只好当众表演一套“大刀舞”以回谢女大学生们。

我们英勇的将士更是这样去做的，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机枪、大炮！

“淞沪保卫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保卫、守护，沦陷、丧失的土地越来越多。

赤着脚，扛着一次只能击发一颗子弹的老式步枪的国军，在现代化武器装备面前，即使是有再多的兵力，也无法阻止日本人的攻击。

1937 年，“八一三淞沪之战”，蒋介石不惜拼掉老本要和日本人决一死战。他本人亲自到杭州前线指挥督战，并把自己的嫡系、当时装备最好的税警团都拉了上来。

此时，日军在上海只有一万八千多人，见国军先后投入了五十个师、七十多万人摆出决战的架势后，才先后从华北和国内调来十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前往增援，即便是这样，总兵力也只有三十万，连国军的一半都不到。可就是这三十万人，却有三百门大炮，二百辆战车，这还不算，在黄浦江里，二十艘战舰随时可以炮火支援。

天空还有数不清的战机！

这和打着赤脚、背着陶瓷水壶、两三个人合用一条枪的中国军队有着天壤之别！

血都拼干了，还是无法阻挡日本人北上侵入南京。杀红眼的日本人攻下南京后，已经狂妄至极，占领的短短十五天就制造了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三十万同胞惨死在日寇屠刀之下。

很多老人回忆起那段经历，都不住地摇头，感慨万千。

就是没有实力，没有实力就无法和人家抗争啊。

什么都不如人家：兵的体魄不如人家，吃的不如人家，手中操的家什更不如人家。挡不住，又不想当亡国奴，怎么办？

部队的说法叫“撤退”。

老百姓就一个字：跑！





▲ 重庆空袭后尸横遍野的惨状。

逃难，不仅仅只有军人

部队的撤退是成建制的集体行动，如果撤退成功就叫“突围”，被围住就叫“打阻击”。相比之下，老百姓可没那么好的运气，只能是随大溜，哪人多往哪跑，跑哪算哪。

于是，狭窄的街道、弄堂，田野旁的乡村小路，到处都是缓慢挪动、蹒跚行走的人流，这是一支由拉着娃娃、提着篮子、吊着铺盖、顶着包袱、推着鸡公车的民众组成的流浪大军。

开战前，走在街头，还可以从长衫马褂、蓝衫黑裙，或是臂上青筋暴起的手臂和饱经风霜的皱纹上很容易地分辨出先生、小姐、工匠、农民……开战后，所有的人，都只是难民中的一员。

没有组织、没有目的，每个行进的人都是凭着一种求生的本能在不停地挪动着脚步。鸡公车的“吱吱”声扰乱不了他们前行的思绪，不断有人倒在路旁发出痛苦的呻吟已让他们麻木，他们不知道苦难的终点站在哪里，下一站应该奔向何方。在他们从小的记忆中，这种离别家乡逃难在外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再上溯的祖辈，哪个没有过这种经历？当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的日俄战争，到后来的连年军阀混战、党同伐异，统统是一次又一次杀戮的反复。如今，至多是把曾发生在祖辈、父辈身上的情景重新再现一次罢了。如果与“先前”真的有所区别，那就是：誓死不当亡国奴！

1937年8月13日，日本人在上海汇山码头登陆的那一天，所有人都没想到。

后来在“中美混合团”驾驶B-25轰炸机的张义声当时还是学生，那天他是专门从南京赶到上海，准备参加考试读大学。老人说，坐在考场里，试卷都发下来了，一个穿着长褂的老师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连声说：“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942-1945

四面楚歌、摇摇欲坠的中国

8